



69102

碑傳集

第三十三冊
國初守令

碑傳集卷八十八目錄
 國初守令上
 遼公大敘生祠記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
 江西撫州府推官
 商泰政大夫田
 耿推官應張傳
 龍陽令孟君明
 韓先生國輝志
 藍田知縣楊君行
 湘鄉知縣汪君觀
 松陽令田公起龍
 又曰公身事



卷八十八
之九十

碑傳集卷八十八目錄

國初守令上

邊公大綬生祠記 范正脈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振先祠堂碑 趙震玉

江西撫州府推官唐先生巍然墓表 田蔚芳

贈奉政大夫田公緒宗傳 施開章

耿推官應張傳 劉宗泗

龍陽令孟君明台墓誌銘 王紫綬

韓先生國璽志實 王日高

藍田知縣楊君行健墓誌銘 孫奇逢

湘鄉知縣汪君觀墓誌銘 江珩

松陽令田公起龍傳 李來章

又田松陽傳 劉宗泗

碑傳八十八目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itles like '國初守令上' and various names and titles.

國初守令上

邊公大綬生祠記 范正順

明甲申

今上之元年也公來知修武事時

新天子除闖亂與海內更始公筮仕得修武慨然以父母為心初修陌
偽順六越月農廢土荒士賦捲堂商賈棄貨不居聞公來始各反業會
上議釐定徭賦公作法從儉修武民如出湯火歲大儉軍需倍常鄰治
多行搜括政公竊鄙之約父老誓神祇以檄書不可違民窮不可取至
於泣下父老固心心者各傾資佐用無所擾而大憚將士心諸如馬
政鹽法所以利修武民者靡不竭心力以籌其全當塗君子廉得其狀
交章入告歲半

命下遷青州二守修武民遮道挽留不得因謀肖像頂禮以伸其私先

是公以夏不雨入太行步禱龍潭為民請命既獲天心而慰農望返步

履海蟾宮則見泉聲咽石竹色浮青徘徊流連不忍去修武民知公之

意在山水間也即相與建祠於此而西山寇盜時發竟不底厥成越丁

亥龍公來謁公祠得所以未底厥成之故爰捐清俸為公高大其垣丹

雘其戶修武民亦子來趨事不旬日煥然新焉因屬脈言以紀公德遂

傳之貞珉公諱大綬號長白北直任邱縣人已卯拔貢生時順治六年

正月吉旦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振先祠堂碑 趙懷玉

勝國之末我

朝之初吾郡司土之吏耿人心目者厥唯二公為最著一曰江陰典史

閻公應元是能與大兵相抗率一城之民殉於忠義者也一曰武進知

縣孫公是能保餘黎不反援一城之民免於刈戮者也二公者或死人

或活人道雖迥殊而功實相埒閻公明史有傳又易名異代邀

國家褒忠曠典已可無憾孫公則雖列名宦而專祀久虛未足以申酬

報無論賢愚貴賤每及此未嘗不疚於中焉當公之攝武進也署知府

宗灝貪很險鷲被其禍者踵接人情洵洵灝亦自危會豫王攻江陰暫

駐常州因乘閒請曰常民亂萌已形不速屠且立叛王勒兵欲出公聞

急入叩頭流血願以一家明全城無貳志灝怒揮刃脅之左右鞭笞雨

下公無異辭賴舊守郭嘉穎都督馮可宗僉謂公言是力請於王始得免而公已肢體傷殘血殷裾衷矣烏虜向使公言不力吾之先人且不可問何論今日詩云民之父母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生我之德既立二人廟食之隆不宜百世哉康熙中先侍讀為諸生與學校之士具呈當事請入名宦其入祠之文實出先尚書手嘉慶丁卯戊辰開懷玉與蔣通判麒昌洪編修亮吉輩屢倡建祠之議欲以西席隙地徐君祠址及城北廢庵為之通判病中猶以為言惜無後人繼志而議者旋散費亦不集說遂久寢年來余以病廢不能兼及戶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公神位於其中為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麇備俎豆聿新邑之人尚欲然抱慙將俟羣力稍充擇地別舉亦足徵盛德難忘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居余每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為狹邪之遊妓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曾官是土者賊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為瀨後嗟乎瀨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靈有窮乎眾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瀨守吾郡郡人嘗為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蓋有瀨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

碑傳八十八

二

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振槩欣然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川籍方

江西撫州府推官唐先生巍然墓表節錄方先生姓唐氏諱巍然字二有宋御史方之後也今為睢州人世累貴盛先生不逐羣從好尚蕭然誦讀一室為寒士之所為析義制文多行己意即偶所偏主人終不能屈其意而使之回奪順治戊子以諸生第一人貢於廷當

國初用之際最重是選廷試文俾諸翰林分第其高下先生遂得推官秩任之撫州始至見太守某盡民之產而仍畢其命者三月中凡七十一人先生髮為之豎立白之上官抵其罪即上官有所行下一蔽以法毫不曲阿以殺人媚人於是百姓欣欣歸心而上官且以倨侮見疑羣僚亦側目人思齟齬之矣時巡按御史米公獨重先生故眾皆忍而未發會臨川有徐熊之獄先生直徐冤當熊罪先是鞠獄者皆從坐於是忌者益眾迨米公還朝而先生遂不可復留也蓋徐佳熊經者俱臨川進士有時隙爭相伺欲甘心焉頃之佳死經家偶被盜輒指為佳子

奎祥所爲案經府別駕及縣令時經方受新命總督兩廣治獄者遂承
風捕奎祥掠服之獄上御史疑其賊據不明移先生覆之先生察奎貌
似重有冤者且親進士非迫於飢寒疑不至是辭賊復參差乃反覆窮
推會暮而罷曰詰朝更鞠之是夜奎祥遂死獄中明且以聞先生愈疑
遂攝經面質之經至欲從中門入先生卻之既已氣沮及見先生厲聲
曰誣人盜而不得私斃之以滅口何也經色動不知所對先生回顧兩
獄卒曰汝聽人殺人云何具以情對不然立死兩卒視經且股栗復懼
先生威遂不敢隱備言經子懋文以金屬斃奎祥狀先生立具獄上之
經父子皆抵罪於是邑人謹呼德公不止吾邑之害除嶺表并脫搆噬
之禍矣蓋謂經罷督廣之任也當斷是獄時空中無雲而雷江西至今
相傳爲雷鳴案云先生罷官後貧不能治行撫人樹表於道曰願爲唐
公辦裝會此乃置一虛器其下未月中投錢於中且十萬進之先生先
生辭不受乘夜解纜歸家做廬不蔽風雨仍開門授徒學者較昔更盛
貧東脯以爲衣食每徒步獨出遇之者視若常人不知其會爲法官也
先生雖屢空而樂不改誦讀著述孳孳靡倦薑桂愈老彌辣州中事有
不得其平者必侃侃然言之不懲羹而吹臠也先生之同年生嘗以郡

碑傳八十八

倅來攝州事頗嚴酷屢以催科答諸生先生心惡之及置酒修舊好既
見方叩其家所有無欲有所進辭未畢先生忽正色曰君終日而撻七
士忍令故人戴面相視乎遂拂衣而起郡倅追謝之卒不顧其剛鯁蓋
天性也系之以銘曰

石可仆松可摧蹄瓜交割相迥羨重閉固不開際天地神往來

贈奉政大夫田公緒宗傳

施閩章

公田姓諱緒宗字衍文一字文起山東德州人曾祖三戒明嘉靖癸丑
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粟並諸生公爲仲子少儻自負不屑伍
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聚薪擁足讀書常遠旦爲舉子業務偉特成一
家言試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嘆曰虎豹之斑鳳凰翡翠之羽貴
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爲卒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
有繩尺同里蕭侍讀惟豫初自童子受業輒以翰苑許之至今服其知
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
是民苦催科滑紊公內外各置一簿覈註盈欠吏不得上下手爲奸其
力役則按籍均徭罔困貧寡故邑處衝津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
水故仕國學校歸然冠禪山之陽叻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爲石記亂

後荒圯公至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澤大社由是人士益興於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築障松遂兩溪水爲四十八派灌田萬餘畝後大水決堰泉散土龜公單騎往視之曰創於昔而隳於今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利用賴田穀以登初公將之官作筮任自記一編厯援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爲也至是出爲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雝犬靈邑侯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於官年四十六邑人爲之哭罷市公在縣甫五月其得民如此子愛需並進士雯以工部尙書郎陞按察司僉事督學江南需翰林院庶吉士並以文名世其家

施子曰史氏傳循吏眾矣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靈出古人後哉語曰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朞月能兼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耿推官應張傳

劉宗淵

推官名應張字觀宸少喜讀書不事家人生產每於名山古剎鐘戶下帷首山之乾明寺登封之少林寺皆吟誦處也自經史而外左國秦漢

以及唐宋大家諸書莫不淹貫而於賈長沙陸宣公奏策尤篤好之至

四

於時文間一寓目率棄去爲文海涵地負包羅萬有拘繩尺者或舌橋

不能下然周鼎商彝斑斕奪目卒莫敢以耳目近玩褻之也少補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以歲貢中順治辛卯鄉試壬辰成進士其闡牘至今爲海內所傳誦焉筮仕荆州府推官執法如山人不敢干以私然推情度勢期於平允雅不欲以苛察見長也荆巨豪李君權罪當死託勢官齎金幣求免力斥絕之卒正典刑時有鐵面之謠至於新舊讞牘賴以平反者甚眾而陶欽明萬人敵曹大魁諸案皆訟繫累年沈冤莫雪賴應張而釋者也順治十年荆州大水城不沒者數版公捐俸市布更出圍中罪人令其以布贖罪作土囊數千禦之又申飭號令示以軍法貫兩入耳杖一悍兵而諸劄立塞城以無虞當是時巴東歸州興山一帶久爲姚黃所據而王二王三復相與爲聲援犇陵既陷其勢張甚手畫四策爲制府陳之其畧曰荆州宜都一帶舊設水塘如張惠伯李騰芳楊近羅劉義甫薛應之彭疏清者皆熟水戰後因時平歸農今宜召惠伯等各給以劄令其沿江偵探防禦與新收各土司相爲犄角也荆州下湖舊有陽湖划船運轉如飛礮矢莫及善能以小制大其水手俱散居

湖下其首領見有罷職水營千總楊拱爲水師第一今復揚拱職給划船二百隻合其調取原在湖中經戰堪用之人示以鼓舞再加之以水營大小相間奇正各出孫逆素聞揚湖划船之名自不敢來且扁舟不得返矣其次無如調安陸德黃各路兵將屯荆門以作犄角大抵荆州東南一帶可以用步用舟枝宜以上可以馬步相開自荆州北以至荆門則連岡互嶺眞用武之地也如此處空虛賊乘水漲水師南下以出我之前大兵爲水隔絕勢旣不得北渡而賊復收合郝李黨眾由西北陸路以抄我後則荆州危甚若於荆門屯一旅之師賊恐荆州乘其前荆門襲其後必不敢由陸路而窺荆矣荆門有間道可以直抵襄陽此處設兵不惟作荆州之後門且可以作襄陽之聲援此兩利之道也其次又無如鼓舞土司令其多方以擾之賊之情形路徑惟土司兵丁知之最悉倘懸以重賞或使出其不意夜斫其營或密用細作火焚其舟或俟其下荆直搗其後或用間密入賊中散布流言以離其黨張已密諭各司令其相機爲之俟有功績當卽報聞張嘗竊窺賊勢陸路不敢離險水路不敢離舟其運回彝陵不進不退者將欲收合黨眾俟江水之漲乘我之瑕耳方今水勢方平眾尚未合破賊正在此時彝陵黃

神傳八十八

五

陵廟以上新灘等處水從上傾勢如建瓴由新灘一日可達彝陵自下而上由彝陵七日到新灘船不能遽上若我兵綴其水師攻其陸師要其歸路更用土司唐繼勳之計潛兵密入直搗其巢可以滅此朝食不惟姚黃撲滅與歸可復而孫逆膽銷再不敢輕出夔門一步矣當事旣雅重應張及得所陳策一一皆施行且以兵事委之公亦以征勦爲己任相機宜踞形勢招降設閒算無遺策以故容美椒山水津五峯石梁巴東等處相繼而降皆應張力也督撫上其最十一年以科道員

缺

詔取入京

上賜衣一襲未及補授而公不祿矣所著文集二卷雪堂看語十二卷

藏於家

龍陽令孟君明台墓誌銘 王紫綬

順治十二年八月一日湖廣常德府龍陽縣尹孟君卒於官是歲君父元以江寧守請告如里門適有素車白馬輿輓自北來者則君季尙書之喪也明年丙申君父命以輿歸君之輓于湖南之龍陽而以狀授史官王紫綬曰吾且老吾兩兒南北皆沒于官一孫幼無所識憶吾今一

時爲兩兒治葬事漆漆然若不克終日子與兩兒游且久之立言直而不華其銘諸余受而按其世系孟氏爲亞聖後其先蓋山東人自山東始徙于汴者曰賞又二世而分著于杞者曰貴其後遂蕃在汴有都御史在杞有宗伯尙書纍纍然自金紫以至黃綬以十計碩碩而郁郁然甲之榜以二十計經明行修而出鬻宮入鬻宮者以百十計君諱明台字澹園歲貢士諱兆先之曾孫工部侍郎諱琦之孫今江寧太守諱元之子兵部尙書明輔之兄也年十三爲文詞即可觀然性沈默鄰于硜介與季前後齒諸生丁改革避居河北時有便宜置官者延君舉比盜陽士皆北面事之澹淤堰墜久不屬君濬焉壘壘浴浴田以大饒溢人榜其門相與碑碣之識者于是知君即不進士科亦必大有爲君益自損下退而學以思卒以明經拔于鄉而貢于成均又二年選治龍陽龍陽狎於寇久不治或曰治亂用重典君止之曰是羸非亂重烏乎可屬軍饑急民不能堪君捐橐金九百七十兩以代民賴以活爲十可誦以歌蓋所聞於太守公之言如此其大如此其細可略也楚刺史銜君異己數轡轢君君憎恚成疾以卒君之卒也太守公守官江寧母太夫人劉氏就養于京師時季以先君卒十閱月矣龍邑孤遠妻子皆未之

碑傳八十八

六

官一僕一僮賣衣以殮年四十四又二年某月葬于某原君以遲鈍自喜自視如不及即甚不憚未嘗輒言人過聞警讐者若未寤然終其身無趨走疾呼之事當季在要津十餘年君未嘗倚之自爲計每對客茹淡無恧容衣至紉而再澣三十年如一日即君之筮得龍陽也季方執銓衡龍邑險且惡人所百計避之者君又得自爲去取而季甘以授君甘以受且君昆季彼在朝此在野彼在內此在外而祥杞之閒未嘗益地一弓屋一椽此則子真知灼見者嗚呼可銘也已雖然予之於君蓋屢擬而屢失之前此私臆以爲君之於已也弼弼然已耳其於人也一言一事持久而不卽決卽不謂之吝不可得今以前所言治堰輸餉二者觀之何相左耶因慨于今之官人也勿論賢知愚不肖而一齊之以一成不變之法如鄉飲酒歲貢士然卽殊尤自命之才備位守官無以自異於中人有如教士之外復旁見于水利者乎若夫清議無庸廉隅道衷苟吏於民者不攫民之賕仕已善矣豈有裒已以益人者其於仕又何謂焉君固淵乎不可測竊幸子幾失而復得之惜乎不可測者未盡得而僅見于此二事也君娶楊氏士人楊朝柱女子一女四發祥以季父明輔廕上其名於太學一適孝廉常偉子一適貢士曹克家子一

幼楊氏出一適進士萬泰子妾張氏出培皆少年佳士而勇於進者銘
枝之苑集於枯本之碩哉爲櫺啼呱呱公之瑜其後也都

韓先生國璽志實

王節錄

先生諱國璽字魯蘭荏陽人也別號晴嵐先生生而孝友好學篤
行父養吾公以積德重於鄉會明萬曆四十八年山左大飢公竭貲治
館粥贖窮民一日忽有憂色先生進請故公曰家中穀少饑人甚多麥
秋尙遠奈何先生卽出所儲廩餘及束脩近百金以進所全活者多大
父公兄弟二人長乏嗣旣歿養吾公欲葬之正寔堪與家言不利于長
男公召先生謂之曰不葬爾伯祖于正寔則予心弗安葬之又或妨于
爾爾其謂之何先生曰但聞仁者必有後不聞有陰陽家之忌諱也遂
定葬焉戊辰養吾公歿庚午母尹孺人繼歿先生有二弟及析爨凡祖
父所遺業一無所取太孺人之命也壬子中省試副車甲子舉於鄉時
年三十八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庚辰辛巳歲復大祲并日而食未嘗
廢業里中盜起因僦居于邑之王氏開館舍授經術從游者眾嘗著敬
業三則書于座右以自厲兼以示及門其一曰正心術云心一而心之

碑傳八十一

七

巧妙運用處謂之術心靈有幾小有人每誤用之聰慧之過流爲險
誠使其握管爲文罕有及之者學成何用奔趨聲色貨利而已天生我
才忍棄越至此乎幸而不售必曰惜也抱材弗錄不幸而售必爲生民
之殃社稷之蠹有才如此不如無也吾輩讀書須端慮潔志砥行飭躬
務成天地間一個人勿論異日勳業何如必以道義相切磋少有邪曲
必匡糾之根器練就然後博物窮理徐以發揮文章焉庶不負膠庠作
養之意云爾其二曰積陰德昔袁了凡嘗言之矣德爲令名修德而人
譽之業報以令名矣惟有德而人不及知不及傳斯謂之陰陰者眾目
不見而鬼神瞰之也一念一事偶合不謂之積積念在茲事事在茲
得方便爲方便當忍受卽忍受善積成名道積厥躬所以奪鬼神之權
而自闢一上達之路也驗之科名十得八九或曰是有心爲善也不愈
于有心爲惡乎然有儉邪而掇魏科方正而辱泥塗者則又何也沈思
得之試觀其究竟何如爾其三曰務謙虛學人目空天下胸藏今古獨
傲爲不可長道理無窮無極所得幾何而滿足也必招損矣非毀先達
以子雄詆訾同輩以自高無論見笑大方而終身結局牽成輕薄子而
已昌黎云師不必勝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況朋友乎學然後知不足

敦然後知困習氣難降各自被濯雖高拱深揖外貌耳必實見得有不
及慮意念深矣有以自下其進未可量也先生所學率若此丁丑癸未
兩副會榜乙酉筮仕潛江令丙戌春攜一書一僕之任至潛邑邑人士
久竄江介閒城中舉火者不數十家所學掌記者一見卽苦辭歸獨與
一僕子處累月已而延父老慰諭殷殷潛人依爲慈姥也漸次就業及
二載地闢商聚郊廛無隙地焉邑之士樸而好學者敬且愛之其佻達
趨奉者遠且鄙之遇試絕一切代薦乞錄等事不以假人亦不以于人
也曾有學使者固請則取素所心許者一人薦之成名其人莫之知也
于薦紳則接之以禮築絕請謁初覺不甚合久而安焉自居官布衣一
襲及歸之日仍著之於任內食物止齋羹豆粥數盃而已輒能飽且甚
甘也蓋其天性若此公餘卽講書課子孫誦周易一卷嘗誡諸子書
云曩者徧求諸親而不得今者金玉盈前而不取吾無以遺汝汝無我
望也嘗云不與子孫積金子孫賢自不用積子孫不賢積金積過耳一
時上官多愛重之先生亦信以爲直道猶在人也前直指兩列薦刻有
才猷敏練操守端方一坵不留百務詳慎等云云至於折獄尤爲服民
上官屢以疑案相委鄰境之民有事輒越其長吏而來愬先生先生嘗

神傳八十八

曰訊事不難惟公則生明貪則智昏耳戊子冬王師南下羽檄交馳造
輪車督舟運使者旁午苛索先生乃喟然歎曰民力已竭吾不忍爲此
也遂決意致仕取古高蹈士數十輩彙爲一編名高士傳時以自遣乃
其時繡衣某勒弗與告其內豎來密語索百金許以上考先生曰有命
自幼考試不知行賄今乃賄耶絕之居無何被劾已丑夏日也于時潛
之百姓老幼男婦皆驚駭奔訴于神已而各作歌謠書于旗及黃紙懸
之縣門又各出百錢或數十錢爲先生還里費先生笑而受之戲以劉
寵自況也離任之日香花滿道哭聲震野數十里不絕此時雖不合于
先生者亦歎曰至誠之動物也如此而苛求者且曰韓公無甚異政直
是與民相安於無事耳及承訊上官亦知其以清白聲得免于論留潛
案其可更張耶又曰先生原不必出仕也卒以清白聲得免于論留潛
二年壬辰歸里家貧甚復設館于東郡河千手不釋卷乙未九月以疾
終于故里郡之諸弟子聞先生疾篤趨往候之先生卽預知謂家人曰
某等至矣已而果然此非至誠冥悟也耶遺囑署于門曰處士晴嵐老
人韓某以某年某月卒春秋六十有九嗚呼先生可謂全受全歸者矣
平生不喜著書卽有作者輒焚棄去故後學罕聞焉丈夫子三人長曰

白叔曰昶季曰昇孫五人某某皆能世其家學

贊曰嘗讀伯夷傳所云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又曰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嘻異哉子長蓋有激于中而爲斯言也伯夷高節大名永于來漢赫赫與日月齊光顧可僅云報施耶且夫善人之設心立行初不及是嘗叩先生以報應之說先生怡然不屑曰是非君子所宜言也於虜斯可以知先生之志矣而鄙人私心猶竊以爲先生之立心制行也如此登第而服官也如此所如不偶而終脫于患也如此有子而才也如此未可曰天之報施果未可盡信也先生之深仁厚澤潛之人士類能尸而祝之其清風醇節里巷之人率能言之予小子何知唯幸得一日親炙之雅以竊附于私淑之末也云爾惜乎未及長侍几杖而遽抱遺恨于九原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是不能已于忘言者歟

藍田知縣楊君行健墓誌銘

孫奇述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子聞而悲之蓋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雋才登進士令巖邑惠政在地方奚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入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巖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

神傳八十八

九

而奮勵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予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乙卯鄉試才智精詳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內雄駿君子捐擢胃腎以自効于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子亦避地渥城朝夕過從君師我我友君凡米鹽瑣碎靡不相同家人婦子之訴評靡不可相告語也子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色養無惰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汚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己丑懷秋公謂子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惜先生一言相勉予因謂乾行曰尹彥明以偽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恐已心亦不慊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年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獲綾一幅內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跡則彼自化爲

良民矣眾感而痛哭曰公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濟水灌田民獲其利
清冊丈地吏絕其奸旱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婦禮隱逸循良之績難
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
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士民供給焉事白秦臬張公留爲昭雪再圖補
官君歸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臥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葬事匍
匐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逝憂瘁百罹遂嬰疾
諸醫不效君泣然流涕曰大事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跪伏小車
上以送之哀毀之極痰證大作竟致殞命噫君之情亦苦矣憶昔年君
過蘇門愀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驚益甚志未得遂未免降志身不
能守未免辱身不知此後尚可伸已降之志而浣旣辱之身乎子曰君
志何降而身何辱也自以爲降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
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
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
違道以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焉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
矣因相約結茅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子固
傷其志之未遂也君先世新安之深城村六世祖立陝西參政再傳循

與傳八十八

十

禮爲單縣臨穎兩邑令以清廉著再傳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
邑乘子桂生員早逝配劉矢志栢舟撫二歲孤洪舉邑諸生卽君父懷
秋公也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孫二瀆漢著石蓮居詩一卷君生平
磊砢未得致之于君未得效之於親以爲可得之於師友而今已矣幸
爾嘉兄弟能克家也銘曰

質英英文郁郁世迪坎意樸肅不違親作明牧罷民蘇大盜服拯良民
綾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勤志未副涑水旣元氣馥於萬年誌陵谷
湘鄉知縣汪君觀墓誌銘 汪堯

君與子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子同年進士順治十有五年冬
子待罪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子僦居正陽
門東所居後有小閣俯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深水鳥沙雁游
泳上下爲都人士游觀之所君暇卽登子閣裴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
常其明年君得湘鄉令湘鄉涉江湖去京師數千里子祖君於郊臨
別無惆悵纒縵之色所以然者蓋以

天子方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子同年諸兄弟泄郡縣者遠或及甚近
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

清要之列子以爲非久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別爲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固留君候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謁選時僅二歲其距子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其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呐呐不出口而及其爲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湘鄉罹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曰刑者所以警眾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立諭遣之會

碑傳八十八

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名於時銘曰魯公之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繇聯散四方於今纓芾遙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茲邱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松陽令田公起龍傳李來章

公諱起龍字雲從處士諱有年季子也公爲人端方孤介嚴取與周旋進退皆有程度雖倉卒不少變然性長厚能容人過不爲刻覈之行尤樂與人講說經學貧居時課授生徒每至理欲天人之界反覆開導如數廚中醞醬令聽者悚然門弟子以舉子業來問者公必曰理至交自精妙聖賢心傳隨在可見賢輩勿徒視爲敲門磚瓦也以此邑中名士多從公學彬彬濟濟一時有河汾遺風焉乙酉舉孝廉壬辰成進士筮仕松陽令松陽故山邑又值兵革多積弊夙逋公至則剔刷整頓庶務釐然一新有巨盜小魏者招納亡命爲數百里害公廉之以計擒之小魏以金三千賂公求免公固卻之曰吾安需此不義物使遠邇赤子世世受荼毒哉卒正其罪先是松陽無城郭多山寇不得不置防兵以是民苦寇又苦防兵驢擾蹂躪無寧日公下車捐俸金募丁壯揆度地勢

築城且躬負畚暴風日中爲倡率不旬月迄功城成因選敢死士日訓練合兵剿寇寇息公請於督撫透撤兵去民安堵焉政事之暇公親進諸生耳提面命倡明伊洛正學一如里中課授日丁酉分校浙闈鄉試典試者率以庸淺之文入彀私意謂可得年少士以故公所薦者多不合公獨歎曰文不論佳否而第揣摩年齒是豈童子科哉大負朝廷選才意力爭之及拆糊名公所得六人鄭濂范禮徐孺芳朱斐滕達陳震先悉一時知名士也其卓識如此公蒞任三年文教政治嘖嘖兩浙稱最朝廷將因督撫之薦內召公會公卒時年六十士論惜之處士公早卒公事母高氏以孝聞母病左右湯藥無倦容夜則立寢門外陰探安否行不聞履聲至愈乃已仲兄貧公讓產與同爨伯兄遇公至無狀嘗於市井稠眾中毀衣辱公人不能堪公默受之色愈恭人以是多爲公難之士寇王廷温明季據汝陽寨寨中人有負公舊逋者公遭亂貧甚往以遜言求之廷温在旁苦挫辱公且欲置公於死其人不忍婉轉開釋之公得遁去及公舉進士適邑令緝明末土寇之爲害於里閭者皆棒殺之而廷温大懼託公親友踵公門叩首百餘乞殘生公笑而不問至今父老尚傳之謂公眞宰相度量云

碑傳八十八

上

李來章曰余家與公世爲婚姻故述公行事者多且詳嘗聞族之長者言當崇禎末歲屢凶盜賊蜂起士皆改業爲生計方得延殘喘公喪家貧至無以炊又不能他有爲一時乘機得志者多公平日把臂友然於公落寞不省顧反加譏誚者屢屢矣及公貴遇之益厚無芥蒂於中有事不難以身任之力爲昭雪如公其人者無論今人卽求之古人中蓋亦鮮矣公同年友學士余公恂嘗誌公墓得其梗概而已於公厚德事多未詳予爲撫其隱行以遺後世俾輜軒之使有所採擇云

又田松陽傳

劉宗潤

松陽名起龍字雲從少孤介周旋皆有程度造次不苟一日行道中遇雨步趨翔整不旁視亦無遽容先大夫見之使力張蓋送將抵家方覺曰劉公愛我哉爲文必已出不盜襲前人中順治乙酉舉人壬辰成進士任松陽縣知縣松陽固山邑無城郭多寇患後置將防守民又苦兵起龍下車卽謀築城且躬負畚鍤以倡不旬月訖工因選壯士訓練以守寇不敢嚮邇復請上憲撤防兵民安堵焉地僻人鮮知學進諸生教之定月試法第其甲乙士爭自奮勵後中式葉生卽其所造士也丁酉分校浙闈得士六又皆一時知名者當明崇禎開闢逆破襄歲又屢凶

士皆從業爲生計公獨讀書不輟閒授徒蕭寺中家貧無以炊至將午矣猶枵腹先兄孝翁偶過之起龍拾落葉燃火先兄觀其掌握手歎曰形如噴硃相家所貴君豈久貧賤者哉起龍慨然太息曰天道如可知子言或不誣當闖逆未破城時吾夢至城北韓家莊有冥官坐堂上俄關將軍持三簿入一善人一惡人善人首卽若翁節孝吾母列首惡人首王登及城破一賊提刀突入王登家屠其十八口無遺種惡者昭昭他寧冥冥哉韓家莊卽汪忠烈討賊殉節地也及起龍貴遂令其子種德與先仲恩廣爲兒女婚葢感昔夢欲世好勿替云

碑傳八十八

碑傳集卷八十九目錄

國初守令中

麟遊知縣吳君汝為小傳 張爾岐

福建將樂縣知縣李公疇傳 熊賜履

張別駕俊哲傳 潘世奎

書崔太守宗泰事 邵長蘅

辰隋司馬公林小傳 李煥章

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舜齡墓表 計東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宏祖家傳 陳浩

又蘇宏祖傳 趙光貴

董襄傳 趙光貴

樂安令黃公甲雲傳 劉青霞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傳 丁澎

方于光家傳 梁份

張先生沐傳 尹會一

書太守米公璵育賢館志後 杜宗甫

姚先生士升行狀 方慶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達墓誌銘 程正揆

...

...

...

...

...

...

...

...

...

...

...

...

...

國初守令中

麟遊知縣吳君汝為小傳 張爾岐

吳君諱汝為字伯寅又字康功號榮陸其先平度人五世祖詮始遷濟南霽化室於李遂嗣李宗君既貴請之朝乃復吳姓父育初先生以文學知名於時善開導後進多所成就崇禎辛巳歲貢君有蚤慧承家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即為達者所器重踰冠舉於鄉後十七年為順治己丑登進士試職知陝西麟遊縣麟遊固疲邑又新脫盜罟堞摧墮塹榛莽翳如戶口存者十一田墾者亦十一而額賦如故民以是愈困君至請諸臺監司守願履熟定賦蠲其不墾者鹽課則通全郡諸邑丁口而均之莫敢應牒二十餘上御史王公某 儀吉案巡按陝西御史翼城公為佐為總文也 感其誠切為疏奏其事 一年任未詳此王儀吉案巡按陝西御史翼城 報可又出私金四百餘代償積逋民始蘇乃招流移勸種植諸少年染於盜而革面者遊博攫攘為父老憂授以閒田勸之耕俗不知紡織君命工製器具募能者教諸媪孺不數月人習其事麟遊於此始知杼軸

碑傳八十九

之利貧民或資陶以食以亂故失業局廠久廢假之費復之踰年亡者漸復田亦日墾乃以時繕治城郭又相形便立堡十二控引警察以故終任無盜患邑自罹喪亂人不知學廟廡堂舍多圯者至是營建一新時進諸生課業講誦其中又舉節孝崇鄉賢修邑乘多方風勸喬僮舊習為之一變蓋自初至日夕拮据者凡三年 儀吉案據此三年之文邑前之御史雷是王倭也 以大治自此惟從容坐嘯無復餘事矣地多殘皮爪及虎首者皆噬餘者見有物如馬嚙虎殺之昇以獻繼又有得殘皮爪及虎首者皆噬餘也人以為德政所致云嘗攝治鳳翔地當甘涼蜀漢交道乘傳者多橫索君能以法裁之或撼以勢不為動審編衛丁卻其例餽鳳翔人德之在麟遊八年中丞上其治行第一當內擢以母憂歸服除補廣東陽春土風孱弱給事官府者悉勞邑黠猾藩鎮食客旅遊者與商販者並豪奪無所憚君惟以制強梗扶弱植為急客有奪民而不厭者遂誣之盜君親按其地詰之容慚謝去時全粵治兵海上道出陽春民大震君調度供億悉有方卒恃以安夫役不足給制府至為減裝而去傳遽苦設法不均不幸或至破產為更定其灑役自一人以上悉眾人稱便甫一年適移牒有誤脫嫌君者文致為罪坐是罷事旋得白補江南廬江

之任道卒麟遊士民自數千里外投文酌哭請於學使者置主名宦祠
祀焉儀古名宦祠君自筮仕凡三授邑廬江未及蒞事陽春政未成
而罷麟遊爲最久德君亦最深故繫稱麟遊云

張爾岐曰愚少時遇育初先生於厯下數以所業進質先生頗見許可
因得與君兄弟遊過從談詠甚驩及君宦遊四方愚輟業自廢已久遂
不復相見談者時及麟遊治行聞之未嘗不愾然嚮往也讀其子琮所
爲狀與曩聞不異采其大者爲之傳嗚呼令實難令而賢更不易世之
專城而制命者孰非父母斯民者乎

福建將樂縣知縣李公嶠傳熊賜履

公姓李諱嶠字泊若別號濶瀾孝感人幼治尚書有聲諸生間爲人敦
重和易終日子無疾遽之色與僮僕語亦惟恐少傷其意而意所不
可則毅然不可奪鄉里無賢愚咸稱之曰李先生長者也子家去公家
僅里許公一日見子於童子塾卽大器之曰此富鄭公一流人物老夫
僭爲晏元獻可矣遂以女妻之公七八棘闈不第略無愠色順治壬辰
以明經貢入京師尋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將樂故山邑也號稱難治公
至則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梓其遺集新其祠宇遂後人之賢者主祠事

神傳八十九

徵儒學師長日集諸生肄業其中每朔望躬率僚佐詣觀化亭爲邑人
講約仍下其法於鄉里春秋行鄉飲酒禮以勸之嘗曰禮讓不興國何
由理吾忝爲百里長非吾之事而誰事哉若簿書期會一俗吏優爲之
非吾所重也於是勸勲懇懇以教化爲先務時從一騎親至村落坐隴
畝井巷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兒田婦皆得環集膝前如嬰
孩之依慈母甚至互相爾汝不知其爲官長也以故期月之間邑人悉
化於善境內無盜賊堂上不聞鞭扑聲而邑以大治公性狷介不減古
人初至官卽與家人約曰做官除俸薪外皆贓也屬民以自奉如天理
國法何而謂吾爲之家人悉凜遵公約布衣蔬食如寒素時衙舍內有
桂二株公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取者必治之自是舉家不敢簪桂
花嘗出郭省農事僕人摘取道旁一橘公回頭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
汝立下馬杖之命償錢而後已蓋其廉潔有如此公雅不樂仕進在邑
三年意嘗忽忽有箕頽之志會上官有索公饋遺者公無以應而且懼
得罪因歎曰此尚可以仕耶遂解綬而去去之日行李蕭然僅圖書襪
被而已邑中老幼數萬人焚香遮道馬爲不前相率送之境上號泣而
返哭聲振野家爲繪像以祀之公歸家年六十有三矣舉止大似少壯

時家有一驢猶諸生時物也公曰以此代籃輿可矣興至則騎驢從一

僮過親友所款語道故微醺嬉笑而返方公至家適子亦自京師

子告旋里公顧謂予曰吾與若雖宦局不同而囊橐則一誠無愧翁婿

兩人矣言已相視而笑時甲辰仲春也越數月無疾而卒貧不能具棺

戚友贖錢以斂子孫嘗累日不舉火至採藜藿以爲食人以公爲真廉

吏云公享年六十有六予與公同里又忝爲公婿故知公生平甚悉謹

撮其梗槩以備史氏採擇焉

清涼子曰予再遊京師時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者率至予邸問公

起居語及公舊時治邑狀皆太息泣下聞公歿則痛哭失聲固知公德

之入人甚深也夫令者民之命也使人盡如公何憂吏治之不古若哉

噫聞公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張別駕後哲傳 潘批奎

別駕張姓名俊哲字穎我武威人先解於城東鄉樂安堡別駕始爲諸

生設教城之龍門街以養母母氏王嘗謂別駕吾世居樂安堡吾魂魄

猶應戀此別駕愀然受命歲儲館穀復先人之產在樂安堡者並遷其

父葬自天梯山以來而母氏耐焉爰自號曰樂安

國初由貢生徵爲旗學教習時從學者率皆勳戚家子見先生不拜別

駕言於總裁官師之尊與君親同苟不拜君親則已如君親而必拜也

師烏可不拜乎且朝廷假武修文所以示教師且不拜教將安施眾於

是折服拜如儀無何除河南開封通判故事通判專督漕運所轄州縣

慝進秀民而誘掖之若父兄之訓子弟者於是修復祥符孔廟於泥淖中又纂輯縣志俾中州文物不至湮沒別駕之力實多然不樂久仕遠解組歸方別駕之未歸也撫軍將令攝許州牧別駕聞之莞爾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生遭滄桑意不復見太平今天下大定歸爲太平民足矣何低眉降心拘促若轅下駒供人鞭策爲耶比歸卜築南山之麓謝容課子孫園中植名花百本尚羊其閒如是者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郡守黃肇熙閩中名士高其義欲見之別駕終不願見黃投以書有云絕口不談朝市藏宰相於山中坦腹只話桑麻行神仙於地上爲所傾慕如此少時慷慨有大志喜言兵當崇禎癸未冬流寇犯河西別駕號召鄉鄰市馬治器械躬先團練禦賊於縣之頭壩堡適守土者迎降眾遂解而去旋聞甲申之變白衣冠北嚮哀號幾以身殉於是退就田閒與耕夫牧豎雜作名其廬曰南陽蓋以諸葛自況也順治戊子丁國棟米喇印作亂河西震動武威尤遭屠戮別駕乃復議團練誓眾於關壯繆之廟樹神袍爲幟以拒賊賊爲之卻而孟忠毅公喬芳兵至討平之忠毅欲上其功於朝別駕謝不見歲丁酉始就徵凡官河南八年而歸年七十九卒於家私諡文惠長子我道諸生以孝稱

碑傳八十九

四

潘挹奎曰向予鄉居所居與樂安堡近父老皆稱張氏秉禮又嘗過別駕墓慨想其人復以不睹其言論行事爲憾及嘉慶壬戌肄業天梯書院始得交於張孝廉儲文儲文別駕六世孫也好學深思予深喜焉今年乙酉儲文計偕入都予適有耆舊傳之作儲文以別駕宦蹟見示予讀之終卷而歎別駕之賢不可及儲文之孝尤有足多者十室必有忠信矧武威爲河西大都會乎惟後人不克表章前哲往往往子孫無復稱述其先世嗚呼廢高會之矩矱當亦風俗之憂也儲文抱殘守闕俾別駕立身治民之道爛然復著人耳目開吳門金房有言別駕仕非爲名隱非行遁可以風矣

書崔太守宗泰事

郡長

崔名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四旬人情懼擾宗泰先期調集供張儲侍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爲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泉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吐下馬收縛將軍爲戮一人貫七人耳鞭

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竄遣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市易如故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儒而衛弁橫甚卒素驕邀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缺臺檄宗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於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鬪騎吏卒帶刀鞭羅從臨倉呼衛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亟兌漕無病民吾賞若於是晝夜兌竟漕無一卒譁者未幾以絳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然竟左遷與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雞宗泰親引見慰藉之爲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聞毗陵良二千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苛持大體崔善鉤距吏民驚神明論者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敞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卒官天津巡撫

長隋司馬公林小傳

李煥章

不用伏波樓船令諸蠻老夫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曩年客京師有自衡湘來者言辰徐司馬撫承順土官事承順土官遠祖隸安濟火爲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尙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戰勝陶宅禦

碑傳人十九

五

兒港尙書欲以名姝王翹兒賜之奢寅叛重慶督臣檄渠健兵五百黔江塞奢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承順益桀驁遂黃屋左纛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開矣

皇清初王師屯長沙承順以五酋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害也已而弗自安願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聲曰南服弗靖旦夕定爾奈何藉么麼爲聲援令夜即有輕漢心承順懼斬山谷自絕郡徐司馬遣漢把往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移衡承辰常在之行者深入爾菁谷撐爾牙犁爾庭爾今日無承順矣司馬憐爾力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遍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力者代宣撫魁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之令司馬且單騎酉陽聽爾就約束於是宣撫大驚擾面縛詣轅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

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區耶承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時累出奇勦寇鄖西諸大帥爭裏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芳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姓吾父也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余倉皇謝曰誤誤外史氏曰衡湘人呼徐爲隋莫辨也音聲之譌豈不微哉作辰隋司馬

小傳

山東登州府推官彭公舜齡墓表計東

彭公容園既歿之明年其仲子浣季子淥來京師持其父友同邑魏子敏祺所爲行狀泣而請于表其墓子向旣以文章受知於公不敢辭又讀魏子之狀質而詳乃爲墓表曰嗟乎以公之才而人宦不達止於李官中道而歿不竟其施豈不以黨禍哉前明萬曆初商邱有相國沈公鯉者持正不阿爲東林黨人魁與鄞縣沈相國一貫不合一貫黨世所稱浙黨是也及天啟朝東林黨人楊左高諸公爲魏忠賢殺戮幾盡而浙黨人與東林齟齬互起仆至明亡其禍比唐牛李宋洛蜀尤烈公夏邑人與商邱皆歸德府屬密邇公之祖諱端吾萬曆初以名御史累官右通政與沈相國善其同邑後輩有御史侯恂以忤魏忠賢及弟司業恪皆削籍旣忠賢敗恂特疏乞定逆案以六等分別治罪於是忠賢黨無不側目歸德人者而恂之子方域字朝宗尤才顧與公善自公爲諸生時卽侃侃好談門戶別邪正清濁且善爲文章美姿容工調笑士論隱然重公旣公己卯舉河南副榜乙酉舉鄉試己丑成進士筮仕得浙江嘉興府推官而方域雖諸生不得志然爲古文詞日益有名今世所傳壯悔堂集指斥魏忠賢黨人不遺力公與之交益懽公司李五年奏最且暮且入爲言官矣而忠賢之黨在

碑傳八十九

六

本朝初年尚有爲京朝官者夙與公祖通政公不合而其子復爲言官遂誣公以倪氏科場事奪公官旣事累訊得白補登州府推官然公自一跌後雖復精勤稱職而意常鬱鬱不自得竟沒於登州嗚呼自明萬曆初至明亡入

本朝將百年矣而黨人子孫修怨隙無已其餘毒尙如此其烈豈不可畏哉公官嘉興時執法詳明辛卯爲同考官稱得人多磊落偉異之士至登州適當賊于七之變勵軍實嚴戰守具殫大亂其功尤鉅故事昭雪者例得合算前俸卽量移而忌者復尼之使公官嘉興時不一跌公卽不壽亦早爲言官多建白一吐其氣豈遂鬱鬱以歿故深知公者未嘗不感慨歎息於黨禍也敏祺狀引巽尙書孝升贈公詩曰法曹橋李知名早誰上東都黨禁書可謂知公矣端吾生申書舍人堯泰公泰之第三子也諱舜齡娶倪氏子四人浣浣淥淥俱爲邑諸生或補國學生浣淥知名於時其他詳狀中

山西和順縣知縣蘇宏祖家傳陳淮

君諱宏祖字恪甫姓蘇氏河南湯陰人也其先世麟明成化初以明經任高平縣教諭會祖民愛明壽官邑庠生祖萬姓萬歷壬寅貢士任靈臺縣教諭父元救贈文林郎君生而英敏嗜學二十而成文章卽究心於吏治且習兵法順治三年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縣知縣會大同總兵官姜瓖叛連陷汾潞沁澤蒲絳數十城復陷遼州繫知州張道南巡檢陳文炳於獄兵逼和順矣民心不固將欲降之君自念身非武臣未有所能爭可以曲止也乃召父老拔所佩刀自決曰某卽死城不可失也僕楊明救之傷不及死厥心感焉皆願以死守君乃訓勵鄉勇使典史余本忠出賊不意破賊營獲其首王歌等賊逃歸遼州而官兵始至破賊於東郊獲賊首孫運隆等十餘人卽乘勝追賊城下克之誅其僞官李長青擒僞將李質而賊黨平出張道南陳文炳於獄方事之殷也君七月不解衣及官兵至以所訓練之兵運輸期會出入於險難之中此由震以

天威遣重臣而鈇鉞之賊固無所逃其誅殛然向使和順而無君則既與汾潞沁澤蒲絳遼州同陷矣當是時和順之民先困於逆瓖繼困於

碑傳八十九

七

五臺賊劉永忠君之禦永忠亦如所以禦瓖者賊以數千之眾創敗引去不敢過和順城其功績著於山西載在河南人物志者世多知之而民之數困於兵得以撫綏休息雖迫遽倉皇而不失其所則非和順之民不能得其詳也其後竟以勞瘁卒於官所著有尙書講義易臺風雅敦樸堂詩集行世

贊曰余遊汴梁湯陰蘇生於豐兄弟從學於余於豐君元孫也承其父命請余以守和順逸事爲君作家傳今知杞縣劉君慕唐和順人也爲余道君在和順時惠政賊平後營資給難民三千餘石皆復業父老至今傳之方官兵至當事貴人嘉君勞績有褒語以勵其鄰封而君卒之日貧不能歸葬民眾哀思之乃贈而歸之湯陰也

又蘇宏祖傳

趙光貴

蘇宏祖字恪甫號忝庵英敏嗜學弱冠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知縣地瘠民貧撫循備至遇蝗蠶災力請捐租民困以紓已丑值姜瓖叛山石諸城望風輒潰宏祖獨仗義烈枕戈嚴防七閱月晝夜不懈繼遼失守知州張道南被執和順人心不固僉謀降賊宏祖引佩刀自刎爲僕楊明救甦士民感泣同心固守遣典史余本忠攻賊不備

擒獲王哥子餘賊潛逃遼州卽秣圃鄉勇協助復遼與賊大戰于東郊
生得賊孫運隆等百餘人賊退入城已而復戰既克賊棄城走掩殺殆
盡斬遼州僞知州李長清擒僞將李質解省治正法救張道南暨巡檢
陳文炳出獄遼城諸寇以是不敢度遼和而東巡撫奉端重親王令賜
花紅獎嘉其謀優守禦功著鄰封越明年復有賊劉長轍率數千騎突
攻和宏祖督丁壯礮石齊發賊死甚眾遂遁時居民連歲遭賊亂多相
率逃乃加意招撫散給籽種俾乘時耕作民無失業事
聞當優擢因歲賦不及額格於功令不果行治和七載以勞瘁卒於官
民悲之如喪慈母所著有尙書講義易臺風雅及敦樸堂詩集行世

董襄傳

趙光貴

董襄字倩思號澹園拔貢三槐子也幼聰穎端凝以古人自負與同邑
王陶庵輩刷切道義明崇禎癸未補行鄉試舉第一甲申王師南下孟
張二都督委署安陽縣見驛遞累民力改官當丞著爲例民至今德之
時闖寇餘孽呂某潛據林邑謀不軌遣僞牌至襄知其詐亦密遣一牌
自北來云大兵且至又密製滿兵服飾以待賊至見逆敵者皆紅纓駭
遁已丑成進士授江西定南知縣未任丁外艱服闋補彭澤荒殘之區

碑傳

八十九

水陸交困襄加意撫恤設法變通公私稱便士有董夫子之稱民有董
青天之頌獄囚員某爲賊誣襄疑之新緝賊至亦扳員乃賜命提員而
陰提他犯使質之賊以爲員遂得釋時撫院耶公廷佐首薦有誠能
動物民戴德而輸將恐後智足察奸吏畏威而狐鼠難憑等語丁酉分
校易經房所得八人咸知名士因公誤降歸行囊蕭然守關諸吏見者
無不掩笑滇南之變

上諭京堂保舉人材時閣學楊公正中力薦與鄭司直張冲西分撥軍
前補西安之雒南軍興旁午輪輓維艱民皆逃匿襄至多方招撫開誠
勸諭軍需不誤暇卽與士子談文課藝如家居時雒南文風從此丕變
吳逆平後解組歸里杜門讀易與弟袞友愛倍至當事重之屢賓于鄉
卒年七十有七有澹園草彭澤澤歸來集湯陰文獻錄行世

樂安令黃公甲雲傳

劉青霞

公諱甲雲字唱韓別號蘆船襄城人也世居邑之班城鄉父三應通岐
黃術施德於人不責報人稱黃公長者嘗夢有達官名甲雲者主其家
已而生公因以名焉公生有異才尤喜讀異書作異解髫年力學下帷
攻苦足不履城市人無有知之者久之邑先達諸公稍稍聞之因造訪

探其所學大奇之諸公以名宿負一時重望更推遜自以爲不及也名
遂大讓年二十許補諸生時有諸生鄧甲爲胥隸所構以死公義憤糾
眾爭之縣庭語侵令令大怒更執囚公欲置之死會城破以免亂後家
鮮藏書公多方購求深加探討爲文日數十藝才氣橫軼好爲異格別
調不蹈尋常蹊徑然每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公旣以文名於時試
輒高等乃三試鎖院皆以病不終事順治戊子學使某奇其文復嘉其
書法精嚴拔置第一遂舉明經高第吏部選格需次司理改縣令當是
時

朝廷留心吏治至親民長吏皆加意遴簡詔銓部差次天下繁劇僻易

略爲三等倣唐制以身言書判四銓而程材第其最者得

陞見給筆札海內謁選者咸集闕下與是選僅十人而公特膺上等遂

除山東樂安縣知縣時當改革地畝不副舊額廷議遣官清查公因創

爲邱田法手繪其圖上之當字名曰邱田法圖

天子嘉之詔曰可圖留覽特設屯田使遣一御史往卽依邱田法圖查勘

御史至山左延公至日與公悉心經畫次第具有成規會

世祖升遐事遂寢撤屯田御史而公亦爲權貴所忌喉巡按御史劾公

以其才長性刻其獄竟以是報罷人以爲未竟所蘊咸爲可惜云公歸

年方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及書畫音韻皆加意討究同里

有無賴子與大獄公爲所搆勢張甚公至會城求昭雪而大司寇瀛洲

劉公汴人也公持詩畫往謁之司寇驚喜因爲具召公留主其家司寇

客以百數願獨推重公相得歡甚爲直其獄其誣遂以解公於書不事
浮涉每讀一書手自校讐必朱黃鈎貫參酌評注絲分縷晰而後止其
爲詩專師少陵文則不事窮神構思而灑灑千言頃刻立就不起草尤
精於字學著有字母圖解四書文字義二書其真草書法獨創一體大
或徑丈小若蠅頭皆造極精妙一時學其書者謂之習黃體有求其畫
者率不甚應故其平生潑墨揮灑者人得之皆藏弄以爲重公生平篤
於友愛無兩弟養且教者數十年無閒言先是公自樂安歸囊底蕭然
屏居班城舊廬引流種蔬布衲草履出則乘蹇驢或徒步泊如也晚年
構高岡亭數楹列圖書寢處其中口吟手披至夜分以爲常蓋公性舒
緩而又甘澹泊節嗜欲安居養生故學問之事老而彌壯也公無子年
七十餘卒所著椒馨堂詩集班亭文集諸書共若干卷所畫幽風無逸
成都草堂工部復愁秋興八首共若干冊付其姪華藏於家

劉青霞曰公與光大人同學以詩文相唱和遭喪亂依倚爲命厥後締婚姻公從子爲子姊夫子數往來公家公不以予年少輒握手道故以文章相推許以故知公最稔嗟乎公以曠世奇才假令得盡所長其所樹立應不在舒王下而乃止於斯豈擅絕異之才者天必有以摧抑之歟悲夫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傳前錄

吳道煌字瑤如杭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宰武康閩中以卓異薦擢禮部郎出守蘇州盡除煩苛督責之術與民約好許訟者吾必痛笞之瑤如好飲閒出有陳訴者馮軾伴醉若勿聞久而民安之有兄富弟貧爭財者兄介權貴投金五百瑤如領之明日呼對簿兩人各予之酒先言事者罰無赦兩人者醉兄起指摘弟瑤如怒令伍伯以酒巵其面而出全謂之曰汝訟爲爭財耳賂金獨非汝囊邪予我則汚我子弟則天倫不傷誠其弟曰若兄畀汝厚費矣毋信人言更獲罪汝兄兩人各泣謝去民謠曰吳使君醉客勝決杖五百一矣男子指通洋起大獄首于臺使者林連無算瑤如勘覆得冤狀欲出之無由適王都諫垓琉球使還語瑤如曰凡海船底有巨木長數尋直貫首尾曰龍骨浮海非此不可瑤

碑傳八十九

十

如頓悟驗所獲賈船無之遂以平反時賦稅分解部寺科條繁密瑤如創議宜統歸戶部乃便吳給事國龍聞之采以入告遂爲永制居五年

以遁逃失察改調歸

論曰漢初反秦敝以寬厚清靜爲百姓先吏治蒸蒸哉公自言生平慕直不疑張叔之爲人號稱長者抑何洽也公性簡易嗜飲酒卽以此治郡民用休息豈非和于中者感人易入乎海內初定二千石多尙巖峻飭厲以速遷除公獨否居則民富去而見思雖未竟其志而澤被者遠矣

方于光家傳梁份

于光姓方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永樂閒徙居大興歷五世諱天敘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敘生從哲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端贈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績學有名生士溱歷官饒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成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在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戶口籍燬棄有司徵調無度豪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

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
撫綏百姓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冊始正疆界均徭
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方七閱月境內大治乃以
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州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
里內外不聞雞犬其彫殘較斬為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稍安集政
治清簡與民相休息居無何以舊令事落職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
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君至是凡三為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躍然曰
昔汲長孺治此吾寧負古人為治行壽最中州八年如一日報政著勞
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
學有本原性孝友於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
之不能還鄉者贖陷于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起家科甲日不
暇給尤寬宏不計人過凡急難顛沛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
巖疆安集流亡疆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
煩劇綱目畢張治楚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州郡不克大展其
才可慨也君沒後三十有七年子伸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為詳次
其事歸之

神傳八十九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歎盈廷之論之失平也
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
子號稱正人其持議也遽以趙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有
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愿試州郡皆有成績以觀厥祖可謂克
家者已

張先生沐傳尹會一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為治重農桑務
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義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為善最樂四字於
門以相提警註六論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
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為四川資
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
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龜圃以教授
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為上蔡夫子
云

書太守米公璵育賢館志後杜宗甫

米使君璵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簡

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天末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泚此邦安望男耕女織戶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皆歷歷可誦也郡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甫下車卽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存者皆茫然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瑕無爲館師所爲與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卽暇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茲乃見其實績可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末放浪遠游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

碑傳八十九

士

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卽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

姚先生士升行狀

韓方慶

後矣

先生諱士升字子上一字繼園湖廣江陵人父五徽公績學不仕先生生而穎異于書無所不讀少時卽以忠孝自許鄉里號神童年十二補博士弟子由郡縣至學使者三試皆冠軍年十三舉于鄉以文過奇置乙榜壬午中鄉試第八會闈賊倡亂荆襄之民靡然從之先生以道梗不得赴公車退而隱居于海子莊是時闖賊已蟠據秦隴跨有洛陽北窺井陘南吞江漢矣所至輒搜羅人望以資其羽翼而士之頑鈍無恥銳意功名者亦往往樂爲之用先生慮不獲免厚自晦匿而賊臣張某強迫致之先生延頸就戮義不少屈賊固欲以威脅先生冀一旦改節乃不卽害而羈縻之而先生得以乘閒竊出避地于沔陽蓋其出入白刃中流羅道路無時不左右五徽公以卒免于大難也

本朝定鼎井里粗安先生色養怡怡有若將終焉之志甲午繼丁內外

艱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服闋有司敦迫無已勉赴公車戊戌試春官以周易魁進士殿試第二甲于例應得部曹會科臣有外補之請竟得俞旨改授廣東瓊州府推官甫蒞任適遇瓊郡大饑刺史以憂去無主之者瓊民皇皇其勢不可以終日先生曰是獨非吾職也夫凡署中雜器物悉鬻米以賑饑民又詳請上官蠲俸資供饋粥費壯羸婦穉皆有辨別俾無擾亂顧仆之苦凡三閱月而瓊民始得就麥蓋全活者以數萬計其後瓊兵缺餉不逞之徒乘之作亂糾合所屬三州之兵同日皆叛先生密計擒獲叛首張騰鳳等數十人悉斬之諭令各兵歸伍瓊賴以復定先生以文臣立軍功當受上賞而一人之功不能掩眾罪終格

于

上聞會科臣王公命岳齋詔在廣復命日抗疏言之世祖皇帝大悅將以不次擢用且命按覆實蹟事未竟而行取之例適停不獲內召待加一級癸卯五月瓊山土寇聚眾數千四出剽掠勢甚先生挺身招諭深入賊巢賊人素服先生剛正名即相聚聽命旬日皆解散上官嘉先生屢建奇功考滿一等未及咨部已揆俸例陞江南江甯府管糧同知丙午秋蒞任會南省賓典先生分校毛詩得人爲最

碑傳八十九

十三

江甯地處衝煩一切詔使往來大兵大役苟有差遣惟管糧最聞且充無所解諉先生不避勞劇戴星出入公事畢辦上官交口稱之丁未夏推官奉裁漕糧歸管糧而管糧始有職掌臬司承審欽部案散寄各廳而管糧始有案牘先生既任事督運最勤軍民之閒調劑各當至于獄訟惟以絕私謁得人情爲務江甯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惟願一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自丁未至戊申暮年閒不獨江甯也舉江南之人苟有冤抑奔控各憲者亦願一見江甯之姚青天則雖死不恨嗚呼詎知尸而祝之者竟不保其生耶戊申秋微患脹疾會淮揚賑濟撫軍檄取効用先生力疾而往撫軍諭之歸至季冬各屬漕事怠緩又力疾而起將以次按行屬邑而力不逮遂至于大故嗚呼先生力持風節居官廉介不以家累自隨屬纊之夕二子皆不在側朕其橐不滿十金署舍蕭然見者皆爲流涕至其經濟大略具有文武才行于廣南者略見一二及在江甯聲望益起旦夕任天下事而天不假以年未究厥用悲夫先生生于明萬曆戊午年四月十九日卒于皇清己酉年正月初五日享年五十有二配曹宜人明都憲公忭孫女子二人江松滋縣學生漢江陵縣學生友一人字丁亥進士吏部文選

郎中宋公學洙姪天寵孫一人賜賡方慶先生門下士也自丙午受知
距今財閱二載生平懿行未能縷悉而忠孝大節昭揭耳目者敢撰次
梗概以俟史氏之採擇焉謹狀

廣東惠州府推官沈公遠墓誌銘

程正潔

沈氏爲吾濃巨室自少宰炎洲先生以忠直顯海內君子咸宗爲人望
若星之有斗也又有祀庵者成名進上卓然自立品著於鄉兩任司李
多善蹟大吏俱以廉能列薦剡人方稱爲祥麟威鳳而遽爾蘭摧玉折
也惜哉長子岐山爲子妹婿屬予誌之公諱遠字漸于因早失母號祀
庵父文波先生孝友聞於族里篤學好修家教最嚴公亦勵志舞象時
卽見賞督學王公已具大器故撥戍子乙未兩巍科如拾芥也初理溫
州時以瀕解戒嚴援師雲集百姓供億繁苦死亡相繼如修造戰艦或
數十百工師胥吏織于道採取移運之令若牛毛皆公經營任事兩月
告竣及水師進勦檄取繹夫盈千萬時當盛夏饑渴成疫斃者相枕而
一息奄奄者咸稽首伏地哭泣相呼曰沈公生我我不敢負也蓋公之撫
勞所致云署事禾嘉政益善民旣樂利又每進諸弟子員講學修德士
風煥然颯之人至今歌之旋以丁艱服闋補惠州司理下車卻餽遺革

碑傳八十九

十四

陋規杜奸弊簪冰茹蘗持公秉廉聲達四境諸上臺皆卓異之凡興革
利害言惟公是聽故條陳詳請切中時宜事不勝書其最大者豫謀桑
土賊不敢窺境一步安輯流移遷海居民如歸樂土灘派潮米無輕重
多寡之累清查營弊無侵漁破冒之奸良法永利皆公成之獨惜甲辰
考滿總督盧公巡撫王公考公居上等以例止未達于部丁未復舉大
計已定卓異旋奉裁議是以先後歷俸八年覃恩甫下而申請失時爲
公缺事爾嗚呼以公之年正艾也負才卓越兩佐郡爲名司理方擬爲
司馬歐陽一流人乃遽以微疾告逝夫天畀公之才而不竟才之用何
也豈生才止此數與抑世不需才與銘曰
濃山蒼蒼濃水洋洋陽昌陰毓虎伏龍驤吉人天宅百世永藏

碑傳集卷九十目錄

國初守令下

賀侯杜先生俊彥墓表 李來章

洋鄉令臺公瞻斗傳 李澄中

教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惠愷墓誌銘 汪琬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 李中孚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邵長蘅

汾州府推官竇府君可權行狀 蕭家芝

又汾州府推官竇公墓誌銘 陳廷敬

潮州知府吳君穎墓誌銘 施閏章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田蘭芳

白登明傳 入旗通志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朱彝尊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賞亨墓誌銘 耿介

彭瓏記 江藩

碑傳九十一目

國初守令下

賀侯杜先生俊彥墓表 李來章

賀侯姓杜氏諱俊彥號筠圃為開封之扶溝人世以其宰賀而民德之且竟終于賀也因隱其姓諱里居而尚稱賀侯云侯以康熙四年乙巳卒于賀去今二十有二年矣賀人之事侯食飲必祭死生必告疾疫水旱必禱儼然銅章墨綬日臨泣其上不知其沒而久已歸骨於故土也又聞其一時所經畫至今賀人遵為合式間有欲從而紛更之者則賀人羣然譁且曰侯政善吾儕便之儻奈何亂舊典為蓋直道之難泯也久而益信如賀侯者固將歷百年更至萬年而猶為未死則一時之齟齬而力敗之者亦徒勞苦何足為侯病焉按賀即古臨賀為五嶺之一在周為百粵地裴氏記云自九疑之南崇山峻嶺高排霄漢綿亘數百里皆賀之境也其風俗淫頑而尚鬼不帖服於聲教又時值王師搗富川獠以餘孽自嫌多疑畏虜蠕然觀望於叢木幽箐之間益難治侯以癸卯來賀輕賦均徭清獄賑窮力為安輯又以土語譯解

聖諭躬至其處反覆開導之荒溪巖岫樵髻徒跣之民環聽多泣下者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為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偽鎮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資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剿滅之侯力白于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強教悅安愷悌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薄其在賀尤以廉潔自矢有塵甑魚釜之風以佐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為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囊篋蕭然貧無以殮諸夫吏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輿北歸從葬於先塋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禳日以千數甌山有老僧不知其俗臘土人言自其閉關坐盤石上已六七十矣日視侯于署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邵令聞侯病且劇既不可以身代獲親為侯進藥一匙老僧頓足矣及侯薨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聞關相從踰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愿烏道蛟宮之險幾萬里以勞至絕瀕絕猶笑曰我為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也其為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生其貢于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丙午御史西華王公鼎鎮爲誌已納于壙中二十六年丁卯鄉後進李來章本嗣君所爲行述而兼質以己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爲之表其墓于世系素履不復贅列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且使世之宰百里者胥得奉賀俟以爲楷模云

萍鄉令臺公瞻斗傳李澄中

臺公諱瞻斗字曰靈青州諸城人也始祖福果明洪武中自耕來創居岳溝村會祖郡司馬韋韋生存義存義生士藻公其長子也性謹厚嗜讀書臺氏家素饒自士藻漸中落公又疎脫貧乃益甚壬午歲

大清兵東下居人匿土窖中公獨昇樹巔規之鐵騎至不及下遂爲所得攜之歸藩陽編隸日負水久之作苦與其徒誦李華弔古戰場文相對歔歔泣下主帥聞之驚爾何人口喃喃何語詢知爲儒乃大喜善遇之我

朝定鼎公至京爲鍾吏部所知鍾父欲妻以女公曰某妻王氏且有子雖契闊不忍負後聞王歿乃娶佟侍御耳其名延入家塾令子弟師事之順治癸巳入學爲諸生科試輒雋明年入棘闈已中式三場卷偶遺失遂落需次成鄉貢士貢士例得官鍾勸之仕公曰吾家世以科第顯

碑傳九十

二

明經在下中亟謀仕進不媿耶遂與馬玉庵輩結詩酒社日高歌慈仁寺古松下康熙癸卯始授萍鄉知縣萍鄉袁巖邑戶口舊九萬自左良玉蹂躪後亂久弗靖里巷少人聲城中蓬蒿深三尺虎白晝攫人食縣署血淋漓地上公至急招徠綏征勸墾月朔課士給筆札捐金贍貧者邑歡然稱新令賢隣境聞之來歸者常數十百家有醴陵令者屢移文責逋民公不應後會茶嶺關力求遣逋者公曰率土皆赤子豈以疆界限哉余不德久當自去驅之將烏獸散奈何令語塞乃止三年邑大治中丞董公疏薦之丙午安福麻棚山盜起公飭樓櫓張兵城西門結陣習射自寇兇鏖立將臺下賊望風遁去未幾自袁陽歸夜宿宣風市感疾疾卒公宰萍鄉僅五歲常語人曰作官每欲多得錢吾喪亂來飯粗糲猶憚恐敢墨敗乎勿忘吾負水時也物之日惟遺書數篋不能具棺斂庚戌櫬歸葬樓村西原

論曰明壬午歲吾邑士大夫被兵者以數百計惟公與李延平俱以功名著可謂有天幸當其負水作苦時死且不可知處困而亨非賢者烏能致此哉

敕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惠恆墓誌銘

汪苑

君諱惠恆字子迪別自號養孀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諱陞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祿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忠憲公少師事卿中而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歿也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厯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嘗劾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畫劉國縉與楊鎬李如柏扶同賣國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閩縣知縣巡按御史疏薦治行第一內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者凡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錄而平居所私淑者則專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公從游也故其學本諸靜坐而用致知格物爲工夫躬行心得爲歸宿每欲由忠憲以溯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如也蓋晚而益遠於易絕不喜佛老兩家嘗歎曰佛氏不知性老子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

碑傳九十

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爲手囑數百言凡棺中幅巾絨衾次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聞釋氏懺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愚人奈何自愚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耽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藹而志昏而又有所謂死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道禍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子老病作治命以教誠二子其說與君畧同然聞者不以爲疑卽以爲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遵也幸而有如君者行之於前予庶幾得援君以自信而強吾子以必從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樗園詩集五卷贅語遺藁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洙蘇州府學生次曰學柔殤三女子長適秦宏鑄次適吳茂銜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裝上官知君者子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爲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子不復詳次云銘曰

維忠憲公明鉅儒德音煌煌日星如維君與公同里閭一試而蹶潛其
軀私淑先正儼步趨力研奧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世陷溺惑
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辭而闕之抉根株忍使羣心逐淪胥賢哉若人
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詠

常州太守駱侯鍾麟傳 李中孚

常州太守駱侯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別號蓮浦浙江臨安

人儀人儀吉案杭州府志鍾麟治兩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

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

至諸生翕然孚化咸慶得師尋移合余邑下車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

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

相按時李中孚講學里中鍾麟自備在俊縣性利易喜與士大夫

不果康熙石河學知水雨勢將南侵自備在俊縣性利易喜與士大夫

遂逝水雨漸止水亦雨勢將南侵自備在俊縣性利易喜與士大夫

事裁決如流肆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觀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

呂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閑子弟授以孝經小學刊布里社朔

望伍以清好究修社倉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

孝弟著聞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

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為具棺斂葬僚屬為文以祭恤燹獨撫流

離遇水旱輒齋沐步禱每禱輒應凡所施為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

政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與平缺令俗刁多黨署篆者視為畏

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檄侯兼攝侯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逞

吏攝民懷耳目為之一洗而與平非復前日之與平矣郭亦缺令郭民

相與控臺丐侯往攝侯視郭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侯宰

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至則誥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入士

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誥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入士

喜侯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調劑其閒造

福於秦民者無算秦宜釐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州府積弊
役束僚屬悉心民隱簡易近民有訟者輒慰諭八年還常州府為政
約東僚屬悉心民隱簡易近民有訟者輒慰諭八年還常州府為政
草履步履自真言與俱聞者感動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
人甫期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向
風奉為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為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

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既而太公棄養
侯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
士民咸爲位口祝亦足以見侯德澤人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閒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教自
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若侯者而侯
自視欽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肖余辱承殊遇
不啻曹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
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懈今九原不可作矣追惟既往不覺泣
然故次其履歷之概以識余感

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鄧長蘅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鍾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中順治丙戌浙
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
大夫歷官蓋屋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
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
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
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

碑傳九十一

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
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
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陳孝友嫻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
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
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穴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勒輸巨室富人
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
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
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
公葛衣草履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匕
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菑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
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
使某爲不孝子卽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留公性
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愷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
卽勢豪居閒爲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合蓋屋俗
多銅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涓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
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

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
兵馬司於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為姦利公按
治之無所回避西安俗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
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二十
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蓋屋時故師事李徵君顓顓字中
孚卽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顓作興延陵書
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
云歐陽名東鳳明萬厯間守常州關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
親爲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尙教
化久矣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役州縣
吏競毛舉束濕尙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爲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
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間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
時者溺其職矣卽常之父老亦以爲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
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得竟其施
有識之士所爲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
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

神傷九

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衛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衛少賤不敢當固辭
贊曰泰之請也誠斬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於甯都魏
禧禧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衛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於墓之原

蕭家墓

汾州府推官寶府君可權行狀
河內東北偏古丹林之曲保聚鼎峙相距一牛鳴地寶府君雲明妻子
健合暨余與家弟樹百在焉四人者童年交好聯翩登第自謂一時盛
事妻子探竹得桐城令未緝墨綬厭棄人閒墓有宿草余以西曹被
謫家弟亦自農部歸來寶府君方授汾州司理未幾亦投劾解組然自
顧身名儼然無憾且朝夕過從以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微暇當世貴顯
謂百年已分可長其相保今府君復溘然長逝矣嗟乎人生盛衰存亡
如迴飈轉燭詎堪追憶徐陳應劉之痛不自知其涕泗交流也府君兩
郎君屬余爲狀余追維交譜惟府君知余亦惟余知府君其何忍以不
文辭府君之先爲山西澤州寶莊人其遠祖名宗者始遷於懷歷十世
而生春榮春榮生待贈公三經府君其冢子也府君兒時遇羣兒嬉戲
輒竦肩袖手作壁上觀其王父器異之曰是兒非鄉校俚儒可教以兔
園冊者成童後以屬先大人使問業焉府君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

後趨余初疑爲僞作久之乃知磊何自異蓋性生也府君自槩鉛外家
人生產一無所治辦又數奇屢阨於童子試會丁外艱日撫幼弟戀戀
苦次閒百務廢弛家日益貧欲落業而謀賈其母夫人疑之以問於先
大人先大人曰寶子天下才奈何欲效賈豎子所爲乎越使就試果拔
童子第一人旋食餽先大人乃命余兄弟與府君及妻子健合剋日論
文名曰獄社其意欲四子者交相劘切今日服奇嗜古異日服官視事
獄獄不羣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值滄桑之變韋構匪野牧馬羣嘶婦
女竄伏林莽閒多遭詆辱府君呼閤族婦女羣聚一室乃躬與族子數
輩仗劍杜門厲聲謂選卒曰疇好頭頸當試此利匕首卒亦無敢犯者
閤族婦女賴以保全府君膽決不撓皆此類也乙酉秋闈余兄弟先府
君著鞭府君益自刻勵杜門卻跡雖余兄弟屏棄家僮徒步造訪未嘗
不戒門以絕也家人或相勸勞曰徐之何迺自苦如是府君笑不應攻
苦如故丙戌與妻子同薦於鄉又與妻子同成己丑進士丙申筮仕汾
州司理汾故膏腴府君願獨以淡泊自矢其監司利富翁懷璧屬府君
以事中傷之府君力請無罪監司初不懌其後符牒往返十七次棘棘
不阿監司亦爲色喜曰眞理官也行部沁州州牧倂爲視寢懷金十鎰

碑傳九十一

七

祕置床褥間府君檢還牧夜大慚謝然亦不以此取鬻清操敗人名檢
丁酉秋闈校士府君與焉時典試濫觴鎖闈之後外論譁譁或謂某某
且晚將爲新貴人闈中不知也適有屬員爲某居閒密請於府君府君
厲色吐止之事遂寢府君所得士六人皆單寒名宿今學士陳公子端
其一也彼中直指使者性嚴刻藩臬而下動遭嫚罵獨屏左右與府君
移時密語歡若平生直指事竣寓書於余曰寶司理所謂鐵中錚錚惜
無逢世之術恐終罹雉羅耳已而永甯州牧陟西安太守大吏利其美
遷欲挾其陰事大嚼之嫉府君爲介紹府君曰我豈爲人作牙儉乎卒
不應遂以此去官比歸里築室於清溪綠竹之間一盃一盤率諸孫舞
綵於母夫人膝下承顏無閒先人遺業屋數間田數十畝盡以畀阿弟
母夫人益歡族人易其老有狎侮之者置若罔聞及其人家難突起府
君盡力爲之祝網卒免於難人皆稱長者府君過余手翦園蔬余過府
君樵蘇不爨非棗栗弄孫卽劇談說鬼囊橐蕭然相顧而笑曰聖賢不
以是罪余朋友不以是棄予其於獄社之義何如哉同郡有位九列者
其驕盈色態稍稍侵人卽相戒僕子永不登門投刺故汾守郎公與府
君素友善及晉秩中州方伯視事半載未嘗遣一介候起居郎公向守

令數數問府君田園幾許舉止康強何似府君乃一班荆道故焉府君恬靜不競又有如此者府君諱可權雲明其字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其同年友蕭子某爲紀其世次爵里生平梗概以俟燕許手筆爲發其潛德而銘諸幽室焉謹狀

又汾州府推官竇公墓誌銘

陳延敬

順治中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翕然從欲於是始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督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廁於其閒貪棼之風猶未衰止也嗚乎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詘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退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翦大奸劈解重獄僞倂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廚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寶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視寢潛置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

神傳九十

八

曰畏人知我清也汾寢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符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詬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擗搯篋笥無長物典敝衣囊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主威不測賊吏觸法繯紼繫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知屏斂矣壬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蹇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閒飲水食蔬率諸子稚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人益歡蓋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爲難者或身爲僂人爲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果孰爲得失哉公爲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婁君某講學論文結嶽社丹林之曲至是婁君已歿兩蕭君

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曰世與我違吾甯樂而忘憂焉嵩居天下之中於五嶽爲尊土生其間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嶽嶽懷方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爲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竦肩袖手危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爲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尚孺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旭晚焜女子子二人將葬晚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概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諛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諛或既諛復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間得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聖主而不見用沈於下吏諛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爲太息矣

神傳九十一

九

潮州知府吳君穎墓誌銘

施閏章

故潮州知府溧陽吳君卒數年將葬於某山之阡使來徵銘余嘗官比部爲同舍郎初見不煦煦久而逾篤知其君子人也君諱穎字見末別號藹雪順治壬辰擢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會

帝求直言詔許七品以上官得無隱君疏言刑獄至重律無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傳法其初詞旣具毋復株引滋它蔓

帝頗采用其言命恤刑福建凡五月不刑一人曰吾以恤來也爰書未減者千餘人御史李某以多失出疏論覆視無它得不坐出知潮州潮

西山曰五指石者故藪賊置兵三千更戍民苦爲兵役且奪廬舍君請減其半又畫策別建營房民始有甯宇潮屬邑皆駐兵而兵餉輸府以

給府蓋利其羨也君請令餉就縣支不復輸府兵皆稱便聞以農隙修學宮及饒平壩韓文公祠月朔課諸生拔其高等士多藉成就君秉性

和平而勇於爲善嘗視推官獄案固爭出死罪三人會歲凶請免大城中丞糧宿逋數百石持之力失司計者權是年癸卯從內大臣及督撫

於康熙戊午二月六日年七十九矣君初爲諸生治經藝好奇見黜於

學使葉氏葉閩人也君使閩葉氏子有懼心願遇之加厚人以爲長者少與同邑陳公名夏友善及通籍陳已當國君視之如布衣時所與論詩推高涪邢昉孟貞江甯顧夢游與治最舊皆窮交及在比部號多詩人君最爲老宿當其援翰命篇清眞澹逸視它人所爲工者不顧也然亦絕口譏訶晚築西疇草堂日有詠課一時碑版撰記多出其手有蕁羹堂集深詩選等書百餘卷行世未刻者尙十餘種其先家吳中由楓村徙溧陽爲處士治之三傳爲奉政大夫士衡又五傳爲君考贈朝議大夫心齋君配曰虞恭人先七年卒有子四人嘉稷邑庠生嘉穗恩貢生並考職將授官嘉稷例監生大臨已酉武舉人女二一適史棟次適狄翼經並文學孫曾男女三十餘人可謂蕃已銘曰

宦亡巧名亡競才冠諸曹仕終一郡拂衣蕭然貧矣非病何以報之壽

考終令其文既豐不戚其窮灑水之喬白雲溶溶曳杖相羊或在其中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賦誠墓誌銘

公姓袁氏諱賦誠字與參世睢陽衛百戶祖可立前萬厯己丑進士厯

官兵部尙書父樞以戶部正郎權許關僉謂才可禦亂特授本省布政

司參政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公生有異徵十三烏程潘昭度校士歸

德愛公文拔置膠庠十四寶興于鄉十八歲于三十人壬午州陷于寇

時公年二十六隨父于蘇踰明年爲甲申貢于廷乙酉考授融縣知縣

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吳縣教諭丁外艱扶櫬還里戊子服闋己丑補

確山教諭亂後邑無絃誦聲公至出已質葺學舍日夕與諸生講貫其

中文學由是興起甲午升山西沁源縣知縣縣在萬山中田瘠不可耕

濱于沁者尤善潰戶多流亡於是積逋莫辦公爲招輯流移使復其所

更請丈踏久荒地除其虛額歲減無慮二千金窮民爲之少蘇縣境

北際界平兩山對峙疊嶂復崖莽爲盜藪土人李虎等潛踞其中時出

侵掠公密請巡撫奏發太原滿兵公爲之導入東山鷓窩溝追勦四十

餘日數十年地方隱憂一朝蕩定公之力也已亥奉命變賣王產初兩

山流移與土著爭田不勝遂獻之晉王而歲輸其租名雖王產實與各

藩自置有殊公歷陳開荒投獻之由且言兩山用兵之後村落成墟雖

西山有數家存皆朝不保夕無力承買急之恐生他變屢請必報罷而

後已沁民尤以爲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應大兵代完逋賦

皆取給於家先業幾爲之盡庚子陞廣西新甯州知州當孫李焚掠之

餘城中止存衙舍終日行不見一人虎豹蟲蛇雜居之公嘗有詩曰牆

頭虎過風腥入屋裏蛇行穴亂穿蓋可想其荒寂之樂矣未幾以給由單過限降一級去辛亥補雲南楚雄府通判雲南距家萬里然郡土平曠士人多知讀書公顧而樂之久之署定邊事縣賦不滿千訟者稀少猥猥則冬夏披羊皮耕田語言雖不相通而畏官懼刑有太古風公尤謂與己相宜甫代還承檄入覲至都而哭逆之變作吏部請雲貴覲員改補奉

旨在京支俸俟蕩平復任四月雲貴總督請滇黔朝覲官俱赴荊州軍前所開地方擇便隨宜委用乙卯赴荆是歲以隨判員多題請別補于是又自荆赴部投牒歸而待次于家久之卒康熙庚申六月十九日戌時也初娶李氏貴州都勻府知府夢星公女次安次劉側室康與盧劉出子二女三康氏盧氏子各一龜山遠定女長適州庠生楊端次適太學生袁賢三適壬戌進士兵科掌印給事王紳皆先公卒公卒時止一孫未久亦殤今乃以其弟賦諱孫景朱為山後嗚呼亦可悲也公早失恃事繼母劉淑人如已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畢必登堂揖問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則坐與之言愉色承之語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終身如一日視其弟尤友愛公善弈未嘗一當弟或問之曰弈有爭道焉性

神傳九十

十一

惡凌雜晚年多病出入愈簡數月座無一客以己巳十一月葬祖塋右

方其弟賦諱來請銘故敘而銘之銘曰

腴于家瘠于官人以爲難公則安篤于親閑于禮公視若常人則俺有善宜樂無兒何悲人亦有後家聲用隳疇昔公降夢來告淑儋耳海康坡遊未足

白登明傳 八旗通志

白登明字林九漢軍鑲白旗人世居遼東蓋平順治二年方弱冠以廷試拔貢生授河南柘城令時鼎革之初疆圉甫定盜賊尙多登明偵禽其魁悉按以法羣盜屏息設條教勸耕讀考最陞江南太倉州知州才益練達別弊懲奸清糧除耗問疾苦察冤抑尊賢禮士敦孝重節杜淫侈訓儉朴嚴逐優娼禁止師巫善政無不舉海墘民居因亂蕩析登明召沙民開墾遂成村落十年九月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居民驚沸登明備禦有方寇宵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勢猖獗太倉爲海隅要衝征剿之師四集雲擾登明鎮靜應之民恃以無虞迨寇由江甯敗回急攻崇明火礮聲連三晝夜城垂破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無可使渡海先達信者登明乃白駕一艘夜半飛渡叩城攀縲以入眾始知援兵

將至守益堅寇力窮遂遁州水之下流曰劉河歲久湮塞上江低窪者困於潦本州高亢者復困于旱昔洩無所資登明相視劉河北支有宋范仲淹新塘遺跡名曰朱涇請於院司開墾五十里於是蓄洩有濟巡按李森先知其能檄開大劉河六十里復故跡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爲一郡利所屬崇明縣民田舊額正課外有蘆課銀一萬三千餘兩一田兩賦力請於院司題請免之州有大蠹吏設法禽而斃之蠹習遂息明於聽斷隣邑有疑獄院司恆委令審讞遠邇稱神明焉性骨鯁不媚人有大帥求婚請再三登明薄其人終弗許未幾大帥果以事敗又有大吏按州恣索私賄弗從拂其意欲甘心焉先是寇棘時巡撫檄索餉餉許別項抵補因以雲南協餉應之大吏卽以擅那協餉糾參遂至落職未幾大吏以事敗州人以登明在任正薦五紀錄五卓異一保舉要郡太守一又有疏河定亂諸功皆未題敘列治狀願請院司前洗誥誤復任終弗能得坐廢二十餘年會福建有事例許入贖誥誤登明貧不能贖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素知登明以良吏負屈代爲捐贖依例開復補任高郵州甫抵任值諸湖水漲決清水潭堤役繁苦登明設法授食禁吏胥侵剋役夫踴躍堤成名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

碑傳九十

十一

富民分食全活萬眾明年再荒四野大潦再請蠲賑艤舟救溺饑者予粥病者子藥憂勞盡瘁竟卒於宦宦橐蕭然高郵人助貲以殮哀聲震野如喪怙恃太倉士民聞訃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咸謂宜祀於名宦因列名公請於學臣以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奉主人祠州人顧士璉嘗佐登明開二河又爲著開江書以良法胎後云登明去太倉任三十餘年民思念不已舊涇鎮民肖其像於三官廟又州城西郊及壽庵沙溪諸處民並建祠祀之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 宋彝尊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會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鑄國子監生以孫棗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

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蠱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為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掠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為盜所殺鄰里許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徧呼死者咸懿嫠婦有姊子為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里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篋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與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人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圍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詢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楮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

齊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根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曰呼

上

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為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澐等講學買田以饒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菑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縣釋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為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西平遠近制降為州隸之鎮遠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為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為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淨禮請公為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潭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為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

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於黔于粵除惡必先
濟之用寬客至張爐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
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廬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
後難

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賁亨墓誌銘

醵款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焦公邱園先生寢疾召余至榻前從容詢及嵩陽
書院因贈書二種命置之藏書樓為諸生誦習目視余若有欲言者而
未言余拜受歸而公逝矣余哭之慟視其室圖書簡編杖屨筆瓢而已
歎息者久之越明年月日嗣子欽嘉等狀其行授介使為銘以表於墓
道余雖生也晚然與公始則同流離瑣尾於河陽既而同攻苦為舉子
業同仕閩海江右終則同返初服切琢為聖賢之學知公最深公彌留
之際目視余而不言者意或在斯乎其何忍辭謹按狀公始祖全明永
樂閒居登封二世祖毅為邑諸生六傳而至王父諱子春登嘉靖乙丑
進士歷官甯夏兵糧道行太僕寺少卿中年挂冠里居三十年德惠及
於鄉人父老特建祠以祀考諱一霑補博士弟子員早卒諱贈文林郎

碑傳九十

高

元配周氏贈太孺人以貞慈聞於朝

特旨旌表其間生四子公居三公生而岐嶷未弱冠遊覺序遭時喪亂
事太孺人備極色養及丁艱戎馬倥傯時祭葬皆盡禮辛巳寇陷登城
遂渡河抵河陽得館迎兩兄以居脩脯所入悉以供兩兄囊餼資已而
館於西濟執經問業者屢滿戶外嘗與友人朱某避賊白澗若賊縛其
友人父索贖友人展轉措金不足公有館穀十金傾囊予之而友人父
子得全蓋平生慷慨好義類如此乙酉科試優等食餼
皇清定鼎以戊子舉於鄉己丑壬辰連上春官不第乙未闈中義已為
本房首薦主司竟以數字黜落是年揀選了西除福建興化府推官闈
故邊海多事之區又歲輪直入省會案牘填委公性明敏弟不喜深
刻每值讞決或獄有毫髮疑燒燭午夜咨嗟太息必求其生乃已用是
先後多所平反攝泉州司李七閱月緝莆田仙遊兩縣篆各月餘漳郡
驛丞崔某遭構陷至驚子女不能償公廉得其情為雪之福清令梅某
受羅織案驗數年公力白其冤得釋泉州都司顧某以株累羈留公為
請寬宥并贈路費使歸大兵在興養馬派取米草輒億萬小民破產難
供公力請當事得減派奉委督造戰艦集八郡水手於漳郡飢困載道

公請令按籍給米人得沾惠死亡者更助其掩瘞時瀕海三十里皆令
內徙老幼顛踣載道公奉委查海皆寬其期會從容安輯使得所由是
古田將樂四縣之民歡聲雷動曰焦公生我也仙邑去郡百餘里往時
解米悉派夫役至郡更苦需索公攝篆改令舟運歲省夫役千餘因定
爲例其他善政固更僕不能數暇則獎借文士四庠以文藝就質者數
十人公皆折節下之貧者更待以舉火庚子公校闈墨得士唐譽等五
人冬復校武闈得林邦憲等十人壬寅擢江西瑞州司馬去百姓兩爲
刻石紀其德士大夫刊布歌詩誦之門下士父老追送數百里至南臺
人進一觴涕泣攀臥不忍去旣抵瑞州明年計典以前任贖緩未清註
誤雖部議赦前獲免而公拂衣之志堅已飄然去矣甲辰歸里於祖塋
旁闢五一園建乃止軒日遊息其閒與邑令葉井叔商推成嵩山志參
之山海經水經注於諸形勝皆作一小引位置聯絡爽然快目可謂有
功山川矣余修復嵩陽書院遠近來學者日眾推公主壇坫公引繩持
衡文風丕變公體貌修偉氣度冲和雖獨居危坐終日無惰慢之容與
人交洞達坦白終始如一雅好讀書寢食未嘗去手學深博無涯涘而
涵泳義理言行悉準諸道仕宦七年家無長物惟守太僕公破屋數椽

神傳九

五

僅蔽風雨布衣蔬食恬淡自如一切世味紛華不以嬰情曰吾庶幾不
愧先人清自家聲也足跡不出里門幾二十年於後進有才氣者汲汲
推挽成就之晚與余爲性命之學先儒語錄格言手抄成帙日用省覽
詩古文詞皆卓爾不羣所著嵩山志外有詩文二卷藏於家

彭瓏記

江藩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
始則宋穎實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
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
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甯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
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惟
願減賦輕徭沅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長甯
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朴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
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
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
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甯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于一矩故
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尙何敢曠逸之耽馳騫之役乎于是

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諡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有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